

中华历代帝王传



清圣祖

康熙传



宋璐璐◎编著



团结出版社

中华历代帝王传



清圣祖

康熙传



宋璐璐◎编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熙传 / 宋璐璐编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26-3732-0

I. ①康… II. ①宋… III. ①康熙帝(1654~1722)
— 传记 IV. ①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6302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6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址: <http://www.ti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55×220毫米 1/16

印张: 25

印数: 3000册

字数: 360千字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26-3732-0

定价: 29.00元

前 言

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占据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百姓的生活、历史的发展。皇帝作为历史的重要角色之一，是当时左右和影响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人物，研究他们的是非功过，治乱兴替，在一定意义上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个人成败，并对我们现代人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这套《帝王传大系》，以帝王们的一生为主线。从他们的家族渊源入手，以历史小说的形式系统地介绍帝王们一生的沉浮。在打天下与守天下的风云战场中凸显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历史功绩，最大限度地帝王和他的大臣们的传奇人生，不遗余力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让读者在趣味阅读的过程中，享受完美的历史文化盛宴。

尽管这些曾经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帝王们已成过眼烟云，但又有谁能够遗忘他们站在历史之巅所承受与经历的一切？

恍然间，我们仿佛看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横扫六合”的雄伟身姿；大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从“市井无赖”到“真龙天子”的大变身；汉武帝刘彻雄赳赳地将中华帝国带上顶峰的威风场景；光武帝刘秀吞血碎齿战八方，于乱世中成就霸业的冲天豪情；乱世枭雄曹操耍尽“奸计”，玩转三国的高超智慧；亡国之君隋炀帝的骄纵狂妄；唐高祖李渊率众起义、揭竿而起，建立唐王朝的惊天伟业；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兵变的狠辣果断；一代女皇武则天勇于创造命运的步步惊心；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聪明睿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创铁血王朝的钢铁毅力；元世祖忽必烈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英雄豪迈；“草根皇帝”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辛酸血泪；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开辟锦绣前程的创业史；大清王朝第一帝皇太极夺取江山的谋略手段；少年天子顺治为爱妃做到极致的痴心情意；清军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除权臣，平叛逆，锐意改革的天才谋略；最富争议的皇帝雍正的精彩人生；乾隆皇帝钟情于香妃的风流韵事；慈禧太后将清朝操纵于股掌之间的惊天手段……





我们无法否认，在浩瀚无边的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帝王始终是核心人物，或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着历史的舰舵，所以，了解他们的传奇人生，研究他们的功过是非，仍然可以让读者借鉴与警醒！

然而，刻板的阅读模式使得纸媒每年都在流失受众，基于此，我们决定利用小说的形式去呈现帝王的传奇，语言风格也有别于传统的叙述方式。这套书在编排体例上突破了以往同类书严肃、枯燥、干巴巴的“讲授”形式，以更加细腻、更加精练、更加活泼幽默诙谐的语言，用一种立体的方式将一个帝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展现在广大的读者面前。

全书妙语如珠，犀利峥嵘，细述每个帝王的政治生活、历史功绩、家庭生活、情感逸事等，充满了故事性、知识性与趣味性，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享受中体味人生的变化莫测；在“观看帝王大片”的过程中收取成功的法门秘诀。

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编辑工作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与文献，并且专门请教了很多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不过，由于时间与精力有限，本套图书或许还存在着些许错误，敬请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顺治帝托孤	辅臣怀心思	1
第二章	鳌拜喜得妻	放肆闹乾清	13
第三章	疏字教新君	鳌拜显恶行	30
第四章	大臣劝天子	鳌拜定奸计	46
第五章	太后勤大局	康熙访民情	59
第六章	老贼害大吏	皇帝假妥协	68
第七章	鳌拜迫格格	索尼生妙计	80
第八章	康熙得亲政	鳌拜肆意狂	97
第九章	酒色惑臣心	保驾习功夫	112
第十章	用计擒鳌拜	三桂树反旗	129
第十一章	三藩扰君心	皇帝夜难眠	143
第十二章	战争渐扭转	朝廷招叛军	154
第十三章	慷慨话战争	神勇平东线	165
第十四章	亲情乱军心	三藩终平定	178
第十五章	郑袭身先死	台湾起内乱	189
第十六章	施姚话投机	康熙委重任	201
第十七章	施琅收澎湖	渔夫从中助	212
第十八章	台湾归清廷	阿霖惨受辱	228
第十九章	拜顿堆火炮	萨布素还击	237
第二十章	清军反围城	攻坚战持续	257
第二十一章	沙俄假妥协	中俄签合同	266
第二十二章	伊犁生反意	国舅护驾死	281
第二十三章	康熙随军征	功勋辩不明	293
第二十四章	明珠心不平	胤禛出诡计	303
第二十五章	固里入狱死	胤禛巧离间	318
第二十六章	胤禛巧用计	太子遭训斥	328





第二十七章	康熙遭行刺	索臣处极刑	338
第二十八章	胤禛再用计	太子得废除	354
第二十九章	胤初大改性	胤禛受打击	365
第三十章	醉后漏玄机	胤禛告太子	373
第三十一章	康熙遭毒害	胤禛登帝位	388

第一章

顺治帝托孤 辅臣怀心思

1661年春季的一天，本就肃静的故宫被阴霾覆盖，沉浸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

原来是顺治帝心爱的妃子董小宛去世了，她的死，将顺治皇帝的灵魂也一起带走了。原本励精图治的一国之主忧思成疾，像是老了几十岁。

每每想起自己的爱妃，顺治就伤心欲绝，小宛的身影总是萦绕在顺治的脑海中，这让他的身体也日渐消瘦下去。他自己也知道，再这样下去恐怕是没多少时日了，自己可以随爱妃而去，但祖宗的宏业不能付诸东流，所以要在自己的皇儿中选出一个有能力继承大统的人才。

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养心殿里，一个娇小的身影在顺治的眼前不断闪现，就是三皇子——玄烨。

两年前，顺治就曾问过自己的皇儿们将来要做什么的问题，年纪尚小的玄烨斩钉截铁地说：“将来我要做像皇阿玛一样的人。”

虽然已经两年的时间过去了，皇三子玄烨的这句话依然时刻萦绕在顺治耳边。

此时此刻，在养心殿这样一个空荡荡的大房子里面，皇三子玄烨的这句话，就显得尤其响亮。顺治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双手伸出去，好像是要摸摸玄烨的头，但是手伸过去了，却什么也摸不到。

顺治再一次回想起，董妃卧病在床的这些时日，除御医们外，进出储秀宫最多的就是这位皇三子了。皇三子还曾亲自喂董妃喝药，在顺治流泪的时候，皇三子便默默地为他擦去，就连今天下午的时候，皇三子也是一直待在储秀宫内，只是顺治眼见董妃就要奄奄一息，实在不忍心让皇三子见到这种生离死别的场面，才命令奴才们带着皇三子离开储秀宫的。

这样看来，皇三子的确具备做君王的潜质，他不但拥有勃勃雄心，而且聪明宽厚。只是有一点是顺治最为担心的，那就是皇三子年纪尚小，朝中的众位大臣，又不乏阴险狡诈之辈，若是从此大权旁落他人之手，那岂



不是愧对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

想着想着，顺治下意识地皱起了眉头，“不过，当年朕即位的时候才刚刚六岁，现在的皇三子已经有八岁了，比起朕当年还要略长两岁。只要处理得当，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

想到这里，顺治便慢吞吞地从床上起来。他准备去慈宁宫走一趟，然后将自己的意思和母亲说清楚。他知道只要有母亲在，大清王朝的权柄就不会落入他人的手里。

此时的顺治感到心里莫名的轻松。是啊，现在的他才算是真的无牵无挂了。现在的他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了。此时的顺治一心只想着早一点见到自己的董爱妃，在心灵的深处轻唤了一声：“董爱妃，朕马上就要来陪你了……”

顺治带着几个太监，径直向慈宁宫走去。顺治的母亲博尔济吉特氏，太宗皇太极的孝庄皇后，也就是现在的皇太后，就住在慈宁宫内。

顺治只身走入慈宁宫的时候，迎面碰上了老太监赵盛。这赵盛自入宫之后，一直在慈宁宫内侍奉着博尔济吉特氏。

顺治平日对他也比较尊重。见赵盛跪地给自己请安，顺治忙言道：“赵公公请起。烦赵公公入内禀报朕的母后，说朕有要事与她老人家商谈。”

赵盛应诺一声，躬身而退。顺治每次来慈宁宫，总是先叫人通报母亲，然后再入内相见。由此不难看出，顺治对他的母亲是十分尊敬的。

很快，一个少女打着灯笼迎住了顺治。这少女的声音就像裹着蜜糖似的那般甜润：“皇上，请随奴婢来。皇太后正在佛堂等皇上。”

顺治知道这少女叫阿露，是去年才调至慈宁宫来的。由于她手脚麻利又诚实可靠，很快就博得了吉特氏的信任和欢喜。

因为顺治几乎每天都要到慈宁宫来给母亲请安，所以对慈宁宫内的一切非常地熟悉。他紧趋两步，抢在了阿露的身前，直向佛堂而去。慌得阿露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提着衣服的下摆，跟在顺治的后面一溜小跑着，口中还连连呼道：“皇上，道路不大平，千万要小心脚步……”

吉特氏早已在佛堂门口相迎：“皇上，已是深夜，何事这样紧急？”

顺治躬身下拜：“母后，孩儿想立一个太子……”

虽然顺治以前曾在吉特氏的面前提起过立太子之事，但他的爱妃刚死，他便又提及此事，吉特氏就多多少少地感到了有些不寻常：“孩子，你真想……现在就立一个太子？”



顺治肯定地道：“是的，孩儿想立玄烨为太子，母后意下如何？”

吉特氏颌首道：“在诸皇子之中，我最看重的也是玄烨。不过，你年岁尚轻，春秋正旺，过早地立下太子，恐会产生许多弊端……”

顺治意味不明地笑了一下：“母后，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到了那个时候，孩儿连太子都没有立下，岂不是会产生更多更大的弊端？”

吉特氏不由得一怔：“孩子，董妃去了，你可不要胡思乱想……”

顺治摇了摇头：“孩儿请求母后答应一件事情，孩儿这里先行谢过！”说着话，顺治伏地，恭恭敬敬地给吉特氏叩了三个头，然后缓缓地爬起。

吉特氏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顺治：“孩子，你究竟……有何事求我？”

顺治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言道：“母后，孩儿的意思是，如果孩儿有了什么不测，希望母后能像当年扶持孩儿那样地扶持玄烨，以确保大清江山的安定与繁荣……”

吉特氏惊讶道：“这个自然，只是，你如何说出这种话来？”

“母后，孩儿只是未雨绸缪而已，”说到这里，顺治暗暗地咬了一下牙齿，“母后，如果你没有什么别的吩咐，孩儿就不多打扰了……”

顺治离开了佛堂。对吉特氏来说，顺治这一回是永远地离开了。

实际上，顺治离开佛堂之后，一切看起来都还很正常。

他很正常地回到了养心殿。甚至，他还很正常地喝了一杯浓浓的茶。只不过谁都不知道，他在那杯茶里，放了一样东西。这使他在喝过茶之后没多久，呼吸顿时困难起来。慌得那几个太监和宫女，忙着便要去宣御医。但被顺治制止了。

顺治斜倚龙床，呼吸虽然困难，面色却还从容。他吩咐执事太监道：“把议政王各大臣、内阁各大臣……还有……六部各大臣，统统叫来……要快！”

清初，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最高的中枢机构。

议政王大臣人数不多，全由满族的王公贵族充任。内阁大臣又称内閣大学士。雍正皇帝执政前，大学士的官阶不高，仅为五品，但却掌有很大的实权，地位当在“六部”之上。

“六部”，指的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每部设有满员、汉员尚书各一人，满员、汉员侍郎各二人，还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属官。而实际上，无论“六部”中的哪一部，权力都掌握在满族人之手。



很快地，数十位大臣诚惶诚恐地来到了养心殿，好些大臣的官服都来不及穿戴整齐。只不过，此时的顺治已不遑顾及那些大臣们的仪表了。他要抓紧有限的时间，他要利用有限的精力，来完成他生前的最后一件事。

顺治在龙床上吃力地欠起了身子：“众位爱卿，都……到齐了吗？”

执事太监慌忙回道：“禀圣上，议政王各位大臣、内阁各位大臣，还有六部各位大臣，已经全部到齐！”

顺治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然后慢悠悠道：“众位爱卿，朕……这么晚了把你们召来，是因为……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你们宣布……”

夜已深沉，皇帝召群臣宣布一件事，这事情当然至关重大。所以，所有的大臣不仅连眼皮都不敢眨，而且一个个都屏住了呼吸。

顺治费力地喘了一口气，然后继续说道：“朕……已身患重病，自知……当不久于世。所以，朕现在向众位爱卿……口谕，如朕不起，着皇三子玄烨……继朕为帝……”

众臣先是默然，忽又齐呼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顺治继续艰难地言道：“……皇三子玄烨，年岁尚幼，一时……实难为政，所以，朕想为皇三子……挑选几位……辅政大臣……”

众臣更加默然，都在猜想，皇上会选中什么人来当辅政大臣呢？

顺治接着道：“朕……思虑再三，决定由下列四人……担任太子玄烨的辅政大臣……四人的地位排列，以朕宣布的先后为序……”

众大臣的耳朵几乎全都竖了起来。顺治竭力均匀了一下呼吸：“第一位辅政大臣……索尼……”

“老臣接旨！”三朝元老索尼，向前爬了两步，将头叩在地上。

“第二位……苏克萨哈……”

“臣叩谢皇恩！”一位身材十分魁梧的大臣，爬到了索尼的身侧。

顺治歇了歇气，然后言道：“第三位辅政大臣……遏必隆……”

“臣……在！”一位看似书生的大臣，急忙跪在了苏克萨哈的旁边。

“第四位……鳌拜……”

一位敦敦实实、异常粗壮的大臣和遏必隆跪在了一起。他，便是后来让朝野上下谈之色变的鳌拜。

跪下之后，鳌拜声如洪钟般地呼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顺治挑选出的这四位辅政大臣，都有一番不平凡的来历。

首先，从身份地位上看，索尼是正黄旗出身，遏必隆和鳌拜都属于镶



黄旗，而苏克萨哈则来自正白旗。正黄、镶黄和正白这三旗，在“八旗”中称作“上三旗”。

其次，这四位辅政大臣都有着显赫的过去。索尼、遏必隆和鳌拜都是清太宗皇太极的亲信旧臣，长期以来，为皇太极入主中原而驰驱沙场，立下了赫赫战功。鳌拜曾在万马军中救过皇太极的性命，他胸部至今还留有几道醒目的伤疤。而苏克萨哈，虽然不是来自皇太极的黄旗，却是多尔袞的得力干将，更主要的是，多尔袞刚一死，他便起来揭发多尔袞，站到了顺治的一边，因而大受顺治的器重和赏识。

可以说，顺治挑选出的这四位辅政大臣，在满朝文武中堪称翘楚，不出意外的话，足以担当辅助幼主执掌朝政的重任。

顺治剧烈地咳嗽起来，好不容易才喘过一口气来。

他那已经十分游离的目光，在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的身上缓缓地扫了一遍，然后轻声言道：“你们……四个辅政大臣，在太子玄烨亲政之前，一定要尽心尽力地辅佐，以确保朕之大清江山永远繁荣和昌盛……你们，可听到朕的吩咐？”

索尼排在四位辅政大臣之首，所以他就率先表态：“老臣已把圣上的口谕铭记在心。老臣决不会辜负圣上对老臣如此的重托和信任！”

苏克萨哈接着表态：“陛下，为了辅佐太子，为了这大清江山，臣即使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遏必隆弓了一下腰背，又慌忙伏下身去：“陛下圣明！微臣愿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给太子，献给繁荣、昌盛的大清王朝！”

该轮到鳌拜表态了。但奇怪的是，鳌拜一时间竟默然不语，只将头颅紧紧地顶在地面上。似乎，他正在思考着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顺治感觉到了某种异样，问道：“鳌拜，你……为何不言不语？”

鳌拜开口了：“陛下，臣自知无德无能，实难堪任辅政大臣一职……承蒙陛下垂爱，如此信任于臣，臣则恭请陛下放心，只要鳌拜还有一口气在，鳌拜当竭尽全力地辅佐太子，决不敢懈怠半分！”

“好，好，”顺治断断续续地道，“你们四位辅政大臣的话，朕已……听得明白。有如此……赤胆忠心，朕……也就放心了。朕现在，给你们下最后一道……口谕，你们务必……听清。”

四位辅政大臣，还有其他人等，赶紧都屏息凝听。

顺治十分微弱地道：“遇有……重大事情，当与太后……商量，切不可……独断专行……”



四位辅政大臣齐道：“陛下圣明，臣等一切当全凭皇太后裁断！”

顺治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去吧，朕……也要去了……”

群臣三呼“万岁”之后，各自散去。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有的昂首挺胸，有的低头不语。

索尼平日上朝是坐轿子的，今夜皇帝急召，不及备轿，慌慌忙忙就徒步赶来了。

此刻，他一个人往家里走，埋头弯腰，显然是心事重重。辅政大臣之首的索尼，会有什么重重心事？

索尼没走多远，迎面来了一顶轿子在他面前停下。轿里钻出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一下子扑到索尼怀中：“父亲，孩儿接您来了！”

他是索尼最疼爱的小儿子索额图。可别小看了这个索额图，他在以后的一段历史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索额图很孝顺，先扶索尼上轿坐好，然后才亲昵地傍在索尼的身边。

“父亲，皇上这么晚了召你入宫，到底是什么大事情？”

索尼将索额图的小脑袋搂入自己的怀中：“皇上龙体欠安，召为父等入宫，是宣布立太子的事情……”

索额图急忙问道：“哪位阿哥被立为太子？可是三阿哥？”

索尼一怔：“图儿，你是如何知道三阿哥被立为太子？”

索额图笑咪咪地道：“父亲，孩儿是胡乱猜的。不过啊，孩儿平日与三阿哥玩得最好，他不做太子，还有谁可以做？”

索尼忙道：“图儿，这种话千万不可在外面乱说。要是被别的阿哥听见了，会对你不利。”

“孩儿明白。”索额图的小脑袋在索尼的怀中翘了起来：“父亲，如果，皇上真的……驾崩了，三阿哥做了皇上，他才那么小，比我还小，怎么当皇上？”

索尼慢悠悠地把顺治皇帝确定四位辅政大臣的事说了一遍。

索额图顿时兴奋起来：“父亲，皇上真英明，选你做辅政大臣之首。以后，你在朝中说什么不就算什么了吗？”

索尼苦笑着摇了摇头：“孩子，你可知道，为父虽然是辅政大臣之首，可实际上，只是徒有虚名啊！”

“父亲，辅政大臣之首是皇上钦封的，怎么会徒有虚名呢？”

索尼长叹了一口气：“孩子，你还太小，有许多事情，你现在不可能明白。你看，我都这么大了，哪有气力去同别人争权夺利？”

索额图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父亲，你没有气力同别人争权夺利，那，谁有这个气力呢？”

索尼没再言语，只是爱怜地摸了一下索额图的小脸蛋。而实际上，索尼在心中已经回答了索额图。

如果索额图再稍稍年长一些的话，他就会读出索尼心中的这个答案：鳌拜。

显然，索尼的心中已经在“牵挂”鳌拜了。不过，在那个寒冷的夜晚，“牵挂”鳌拜的不仅仅是索尼，还有位居辅政大臣第二的苏克萨哈。

出紫禁城前，苏克萨哈是一个人行走的。在快要走到自己的家门口时，有三个人匆匆地从后面赶上了苏克萨哈。他们是户部汉员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和直隶巡抚王登联。这三个人赶上苏克萨哈之后，一言不发地傍在了苏克萨哈的左右。

苏克萨哈情知这三个人跟上来的意思。这三个人是苏克萨哈的朋友和亲信。所以，苏克萨哈就淡淡地问了一句道：“你们，是不是难以入睡？”

苏纳海回道：“今日发生的事情，我们确实睡不着觉……”

“你们既然都睡不着，那我们就随便聊聊吧。”

苏纳海等跟着苏克萨哈走进他的府第，在客厅分宾主坐下。

苏克萨哈轻轻地道：“各位，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苏纳海率先言道：“大人，当今皇上……是不是真的会很快驾崩？”

苏克萨哈望着朱昌祚：“总督大人，你以为呢？”

朱昌祚轻轻地摇了摇头：“大人，下官斗胆直言，当今圣上……恐怕挨不了多久了……”

王登联在四人之中官职最低，所以也就最后一个发言。他直直地望着苏克萨哈言道：“大人，如果当今皇上真的……驾崩了，对大人您来说，可是一个不太好的兆头啊！”

王登联的意思很明显，苏克萨哈在朝中一直受到顺治皇帝的重用，如果顺治驾崩了，苏克萨哈岂不是失去了最强有力的靠山？

然而，苏克萨哈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重重地对着其他三个人道：“即使当今圣上真的不幸驾崩，我也还是第二辅政大臣，我在朝中的地位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别人也休想把我怎么样！”

苏纳海道：“大人，您在朝中重权在握，无人敢动您分毫，可下官以为，您这全是倚仗当今皇上。如果大人一旦失去了这个倚仗，有的人还对大人您开始不恭不敬起来？”





“岂止是不恭不敬，”朱昌祚接上了话，“下官以为，如果大人您失去了当今皇上这个倚仗，有的人，恐怕是要置大人您于死地而后快啊！”

苏克萨哈非常惊讶地问道：“你们口里的‘有的人’，究竟指的是谁？”

王登联不慌不忙地说道：“大人当真不知道我们指的是谁？”

王登联话音刚落，苏克萨哈就倒吸一口凉气：“你们说的是鳌拜？”

“正是。”朱昌祚道，“大人，下官敢肯定，鳌拜今夜回到家中，一定是高兴得睡不着觉。”

“不会吧？”苏克萨哈犹犹豫豫地道，“鳌拜虽有勃勃野心，但在朝中也还算是循规蹈矩。再说，四辅政中，他位列最后，即使他想有所举动，恐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总督大人，你是不是太多虑了？”

朱昌祚说道：“大人误会在了下的意思了，下官没有多虑，也没有任何夸张的意思。在下官看来，如果皇三子继承大统，鳌拜恐怕会更加的无法无天了！”

“朱兄弟说得非常有道理。”苏纳海慢悠悠地说开了，“大人，依下官的意思，若是皇上驾崩了，那么到时候恐怕这大清就是他鳌拜的了！”

苏克萨哈一惊：“苏纳海，你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了？”

“大人，”苏纳海道，“容下官细细道来。”

先从四位辅政大臣说起。索尼大人虽然名列第一，但年事已高，明哲保身在朝中上下是出了名的，他既不会对鳌拜说三道四，更不可能对鳌拜构成任何威胁。大人您虽是第二辅政大臣，但势单力薄、孤掌难鸣，因为，大人您也清楚，遏必隆大人，不仅与鳌拜同是镶黄旗出身，更主要的，平日在朝中，遏必隆大人对鳌拜是言听计从。这样一来，尽管大人您与鳌拜势不两立，可鳌拜在辅政大臣中说话的分量，显然比大人您要重得多。故而，说是有四位辅政大臣，实际上，只有鳌拜一个人说了算。大人，下官如此分析，可有一定道理？”苏克萨哈沉吟片刻，然后道：“你此说倒也不无道理……”

“还有啊，”苏纳海接着道，“我们再来看看鳌拜周围的势力。大人也知道，朝中许多握有实权的大臣，都与鳌拜过从甚密。最主要的，还是鳌拜的弟弟和侄子。这两个人掌握着京城内及京城四周几乎所有兵马的调动大权。如果当今皇上不在了，他们胡作非为起来，谁人能制止得了？朝中上下，又有谁人敢与鳌拜争长论短？”

苏克萨哈默然。很长时间，他才开口言道：“……鳌拜的势力是很



强，不过，如果我能与索尼联手，再加上太后的严加约束，我想，他鳌拜也就不太可能形成大的气候……”

朱昌祚言道：“大人，恕下官无礼，大人您也许是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了。下官以为，如果鳌拜真要想兴风作浪的话，太后恐怕也难约束啊！”

苏克萨哈突然笑了：“喂，你们几个，是不是太悲观了？他鳌拜再霸道，又能把我怎么样？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苏纳海无言。朱昌祚也无语。只有王登联，自言自语地祈祷道：“但愿当今皇上能平安无事……否则，以后的事不堪想象啊！”

苏克萨哈说：“好了，不要愁容满面了，都回去休息吧。”

其他人都走了，只有苏克萨哈一个人坐那里，显得有些孤清。

实际上，别看刚才他说话显得那么不经意，可却暗暗地攥起了拳头，心里不停念叨着一个名字：鳌拜。

鳌拜从养心殿里出来之后，就回家了。与此同时，和鳌拜一起回家的还有这几个人：第三辅政大臣遏必隆、国史院大学士兼辅国公班布尔善、兵部尚书葛褚哈和户部满员尚书玛尔塞。

鳌拜没有顾及其他人，只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自顾自大步向前走。

看到鳌拜这个样子，随行的三个人一声也不敢吭，只是紧紧地跟在后面。

班布尔善、葛褚哈和玛尔塞就不说了，单说那个遏必隆，不仅和鳌拜同为辅政大臣，而且位次还排在鳌拜之先，怎么也成了鳌拜的一条走狗？

遏必隆和鳌拜虽然都是清太宗皇太极的亲信旧臣，也都为大清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二人却毕竟有所不同。

简单点说，遏必隆是文官，鳌拜是武将，遏必隆几乎手无缚鸡之力，而鳌拜却曾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一拳将一匹战马打得吐血而死。遏必隆柔弱犹豫，凡事没有什么主见，而鳌拜却霸气十足，常常有一种惟我独尊的架势。两人在一起共事多年，久而久之，遏必隆就只能惟鳌拜的马首是瞻了。

遏必隆既如此，那些势利的朝中大臣当然就更不敢违逆鳌拜的意愿了。长此以往，以鳌拜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

当然，真正能称得上是鳌拜的亲信的人，并不太多。像班布尔善、葛褚哈及玛尔塞等人，便是其中幸运的几个。

不过，纵是鳌拜的亲信，也只能看鳌拜的脸色行事。



鳌拜的府宅位于铁狮子胡同。推开两扇沉重的大铁门，是一座大花园，花园的尽头，是一排宽大的房屋。这排房屋是几间客厅及侍卫们的寝室。穿过这排屋子，是一座更大的花园，走过这座花园，便看见好几排参差错落的房屋，这是鳌拜及家人的住处。在第二座大花园的一个拐角处，有一间不算很大的房子，四周被各色花草树木掩映，显得很是隐秘。这房子是鳌拜和亲信们商议重大事情的密室。鳌拜为它起名叫“醒庐”。没得到鳌拜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进入。

这一回，鳌拜领着遏必隆等四人，走进了这个“醒庐”。刚一跨进“醒庐”的大门，鳌拜的面貌就顿然大变。他张开双臂、鼓起大嘴吼道：“我鳌拜，终于有出人头地的一天了！从今往后，这天下便是我鳌拜的了！”

班布尔善说道：“鳌拜大人，属下以为，我们现在似乎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当今皇上，还在养心殿里呢！”

遏必隆跟着道：“是呀，只要当今皇上还在，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出人头地。”

鳌拜眨巴眨巴大眼，没有正面说话，而是转向葛褚哈和玛尔塞道：“两位尚书大人，依你们看来，当今皇上还能撑多久？”

见鳌拜问起，葛褚哈和玛尔塞忙互相看了看，谁也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回答。鳌拜有些不高兴了，冲着葛褚哈和玛尔塞翻了一个白眼，口中冷冷地道：“两位尚书大人，莫非，你们的舌头都被狗吃了？”

见鳌拜生气了，葛褚哈和玛尔塞不敢再不开口。

葛褚哈道：“大人，属下以为，当今皇上是不会撑很久的……”

“属下也是这么以为。”玛尔塞赶紧言道，“属下还以为，从今往后，这大清江山就是鳌拜大人的了！”

“哈哈……”鳌拜仰天一阵狂笑，然后看着班布尔善和遏必隆道：“你们都听见了吗？从今往后，这大清江山就是我鳌拜的了！”

鳌拜大嘴一张：“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在此庆祝一番？”

葛褚哈会意，从旮旯里拽出两坛酒来。

玛尔塞找来几个大碗。几个人围着桌子大口大口地牛饮起来。

遏必隆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在鳌拜生气的时候，敢开口说话的人当然不多，遏必隆便是一个。

遏必隆说：“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当心气坏了身体……你要是气坏了身子，小弟等岂不是非常难受？”